

January 2015

## On Academic Confidence

Xian Zho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Zhou, Xian. 2015. "On Academic Confidenc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5, (1): pp.45-49.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5/iss1/14>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 “如何建立学术自信”专题 编者按

如果从清末京师大学堂算起,中国步入现代学术体制已经有一百多年的时间了。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人文学术研究大多以西学为师,即使是古典学方面的研究,也往往借鉴西学方法以推陈出新。我们在时下海外汉学反哺中国古典学研究中就可以看到这一倾向的踪迹,甚至出现了“西方出方法,中国出材料”的忧虑。在强大的西学面前中国人文学术只能以学生姿态出现吗?我们可能拿出什么样的学术思考超出西学的巨大身影?也许这些疑问可归于一个总体性的问题:中国人文学术如何找到(或者重建)学术自信?

也许这一问题恰恰折射出西方学术的压倒性优势,因为我们只会对强者的压迫产生焦虑,而这一焦虑的存在又恰恰印证了这一外在强者的存在——由于缺乏自信,所以才有自信的话题。但我们仔细思考这一问题又会发现,也不尽然如此。在严重缺乏学术自信的年代里,我们发现人文学术全面落后,只知一力追赶,根本无暇提出学术自信的问题。在极度自信而无学术的年代里,人文学术本身尚缺乏生存空间,更不必提学术自信问题。只有在现在这个时代,学术自信才存在一定的空间,才具备提出这一问题的条件。提出学术自信问题本身可以视为焦虑的体现,也可以视为超越的契机。通过一百多年的努力,我们似乎可以放开眼光,客观地比较一下中国和西方,不虚美,不隐恶,探索建立中国人民学术自信的可能性与途径,也许,我们已经走在学术自信的道路上。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组织了三篇讨论学术自信的文章,期望引起人文学者对此问题的重视和讨论。

## 关于学术自信问题

周 宪

---

**摘 要:** 本土学术自信是一个当下凸显的问题,它有复杂的历史和文化的原因,与中国近代以降的西方文明东渐和中国传统文化衰落密切相关。从“东亚病夫”到中国崛起,全球化背景下频繁的理论旅行激发了本土学术原创的冲动。重建中国本土学术自信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蕴含了复杂的文化内涵和策略。克服中西非此即彼的二元张力,发明传统并建构新的本土学术研究主体的认同,乃是回复学术自信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 学术自信; 本土知识生产; 全球化; 西学东渐; 发明传统; 二元对立

**作者简介:** 周宪,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和艺术学院教授,主要学术兴趣集中在美学、文艺学和文化研究等方面。电子邮箱: zhouxian@nja.edu.cn

---

**Title:** On Academic Confidence

**Abstract:** China's academic confidence is an emergent issue at present, but this issue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configured by two parallel trends in late 19<sup>th</sup>- and early 20<sup>th</sup>-century China: the influence of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From the period of “the sick man of East Asia” to the current “China's rise”, the travel of theory in the globalization ignites the appeal for academic originality. This appeal to re-establish Chinese academic confidence is not merely a slogan but a strategy with complicated cultural imports. The key to rebuild this confidence lies in defusing the dual tens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nd re-inventing the tradition and trying to construct the research

subject's identification with it.

**Keywords:** academic confidence; local knowledge production; globalization; Spread of Western Knowledge to the East; inventing tradition; binary opposition

**Author:** Zhou Xian, Ph. D., is a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Institute of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covering aesthetics,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s, and culture studies. Email: zhouxian@nja.edu.cn

《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嘱我做一篇命题作文,谈谈学术自信问题。这其实是一个很有趣、很紧迫,也很值得讨论的问题。

很多年以前,钱学森先生提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那显然是一个与学术自信有关的问题;也是很多年以前,文学理论界提出了所谓的文学理论“失语症”问题,更是直接切入学术自信问题;还是很多年前,一种对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和批判,特别是一些海外华人学者对激进的反传统思潮的清理,发现了从五四到文革的必然历史逻辑,这也是对近代以来本土学术思潮的重新考量,它与学术自信也有这样那样的关联。晚近还有统计说,中国的科技论文已接近最具生产力的国家之列,可是论被引或影响力或原创性等却与庞大的论文产量成反比。

此类背景性的事件或讨论,其实都指向一个紧迫的问题,即,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飞速发展,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评判中国学术的原创性贡献?这样的问题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个问题与本土学术研究主体的学术自信有关。

“自信”是一个很日常的说法,其实这个概念有点复杂。看起来这个概念的意思是指“相信自己”,对于自己有信心。其实并非这么简单!我们知道,从心理学角度说,自我的认知或评价从来都不会是个体闭门幽思的产物,准确地说,自我认知乃是对他人反应和评价的某种觉知。换言之,自我认知源自他人。俗话说得好,“他人是自我的一面镜子。”因此,所谓“自信”,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的、参照的概念,是自我在某个参照物中所获得的评价和反应。这一比较参照关系表明,任何对“自信”的说明都有必要进入超越自我的复杂语境中加以考量。中国足球缺乏自信,那是因为和世界强队相比,中国足球队踢得委实太差,自信遂转换为自卑了。姚明很自信,那是因为他在强

手如林的美国 NBA,篮球打得不逊色于其他高手。我想学术自信亦复如此,要讨论中国本土学者的当代学术自信问题,就有必要进入复杂的全球化知识生产体系,进入中国近代以降特殊的历史进程。所以说,本土学者的学术自信远不是一个单纯的自己学问做得如何的问题。

据说在 19 世纪之前,中国的 GDP 还占全世界总量的一半。那时,中国在这个星球上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当然也就自信满满。只是到了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武力瓜分世界,清王朝保守而拒斥革新,于是,近代中国开始了屈辱的积贫积弱的历史。中华文明乃至中国人固有的自信,随着西方坚船利炮的到来而丧失殆尽。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引进西学而否定传统文化的新历程,旧学遭冷遇,新学(西学)受热捧,一时间中国学人的本土学术自信降至最低点。其实,从历史角度看,中华文明对外来文化的吸纳从未停止过,但近代以来情况却有所不同。以往是以我为主,以现存的中国文化的博大胸襟来消化吸收外来文化;而近代以来变了模样,走的是颠覆中国文化根基而接受西方文化的路径。用认知科学的术语来说,这是两种认知范式的差异。以前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接纳是一种“同化”,即以我之文化来化他者文化;而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则更像是“调节”,亦即新的知识或刺激强有力地改变了已有的认知结构本身。<sup>①</sup>这两种范式的差异也可以用王国维关于诗歌境界的两种状态来描述,前者是所谓“有我之境”,后者为“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187)。“有我”当然有某种自信,而“无我”则显然谈不上自信了,因为“我”已消失了。在我看来,中国不同时期对外来文化的不同吸纳方式,乃是中国文化现代性的一个值得思考的关节点,很多当下所面临的复杂问题由此发生。

中国现代教育体制就是引入西方文化的结果。现代的大中小学、现代课程体系、现代教学教法、现代知识系统,甚至教室、实验室、图书馆等设施,均与西方差别不大。这种情况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更加凸显,在中国的大学系统中,有越来越多和西方大学相同、相近和相似的课程体系和知识传授方式。自然科学最典型,课堂和实验室里往往讲的都是一些以洋人命名的定律、方程或理论,而理科生从大一开始就被鼓励阅读英文杂志和用英文写作,英文讲授的专业课程也广受欢迎,出国留学成为许多理科生的首选,国际刊物发文也是普遍追求。比较起来,好像倒是人文学科的学者更具本土性和更为敏感一些。如果说自然科学或工程科学充斥着如此之多的洋人名字,却并未导致理科师生有关本土科学自信的自觉的话,那么人文学科的从业者好像天生有某种忧患意识,本土文化自信或学术自信的问题总是萦绕在他们周围。这也许是因为人文学科更具意识形态和民族性,与自己的文化传统关系更为密切的缘故。

近代以降,和自然科学一样,人文学科领域有过几次声势浩大的西学东渐的潮流。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第一波,一直持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之后是第二波苏联文化潮,苏联文化和学术很快全方位地占领了我们的大学讲堂、出版社和图书馆。随着1957年中苏交恶,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遭遇抵制和批判。第三波是改革开放以来,西学重又东渐,其深广度大有超越前两波之势。仔细辨析一下,这三波西学东渐的潮流虽发生在不同时期,却有一些共同规律,首先,求诸西学通常发生在中国社会危机或激变时期,传统知识体系已不足以面对新变,因此内在压力转换为向外求知、别立新宗的冲动。所以,这种急用先学或恶补式的实用主义,其实并不是为了全面了解和把握西学,而是为了解决当下迫切的现实问题,以拿来主义为宗旨。其次,三波西学东渐在引入西学时,免不了把西学与本土知识及传统对立起来。在这个非此即彼地二元对立的结构中,西学并不简单是一种融入性的知识,毋宁说是某种取代性的知识,它的引入是为了取代现存的知识系统,因为西学与本土传统知识体系在学理逻辑上虽有融合的可能,但却一直处于紧张的对立之中。用福柯的话语理论来描述这一状况,中西学问的结构性关系,常常构成一褒一贬的规则。西

学以科学民主的“求知意志”占据了优势地位,而本土传统知识则被贴上落后保守的标识而排斥。知识的话语生产于是形成了西学优势的一边倒,传统知识系统的合法性岌岌可危。尽管有不少人努力尝试中西学术的融会贯通,但总体上看,中西学术仍处于难以融合的状态。更有趣的情况是,西学的某些长处经常被拿来反衬本土知识传统的不足,借以证明引进西学的合法性,最终彰显西学在本土知识生产中的某种优越性或主导性。最后,作为学术传人的青年人,往往对西学的兴趣远大于本土传统知识,加之全球化和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的普及,西方学术界流行什么,很快会在本土语境中泛起涟漪,以至于中国本土对西学新知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几近同步,颇有些像时尚风潮的国际流行一样,纽约、伦敦和巴黎流行什么,北京、上海、广州就会很快出现。俗话说得好,年轻人就是未来,青年学者对西学有如此热情足以表明未来西学在中国本土的“可持续发展”。

凡此种知识生产的现状,反过来唤起了一种学术本土主义的自觉。在整个世界的知识生产体系中,中国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位置。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否做出了相对应的学术贡献率?从百多年前积弱不振的“东亚病夫”,重回世界强国的历史曲线,重新唤起了本土学者对自己的想象,激发了人们重构中国学术在世界学术版图中的区域性位置的冲动。就像产业界提出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深刻转变一样,学术上中国如何从最大的知识进口国转变为知识出口国?这一历史性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失语症”的说法较早提出了学术自信的问题,我想这一理论的提出者旨在强调如下事实,那就是今天中国的人文学术,尤以文学研究为甚,基本上都是在重复别人的话和观点,本土的传统知识已湮没在西学的强势支配之中而失声无语了。该理论的提倡者充满激情地说道:“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中国现当代文坛,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理论,没有自己的声音?其最基本的意义在于我们根本没有一整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曹顺庆 50-51)。几乎是同时,一些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熏陶的

前辈,也开始了对白话新诗做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其中一个颇有影响的判断是,“新诗已经告别了古典诗歌,走出了古典汉语的家族,在不停的流浪中。它不希望自己与几千年的家族血缘有什么联系,更不希望在形体、五官上与家族成员有什么遗传上的相似。[……]新诗一走出传统,它以完全背叛自己的汉诗大家族的诗歌语言与精神约束,它奔向西方,接受西方的诗歌标准”(郑敏 77)。这两个判断一个否定了文学理论,一个否定了以白话诗为代表的新文学。在这些激愤的言语后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有关本土学术自信甚至文化自信的焦虑,一种对“无我之境”的自我衰微的忧患意识。更值得深思的一点是,批判白话新诗的人自己早年却恰恰是热衷于西方诗歌的爱好者,到了晚年重新反思新诗,这不啻于是对新诗的反省,也是对自己诗歌经历的反思。

这些觉醒和反思出现在 90 年代,但在此之前的 70 年代末,一些海外华人学者就已经开始反思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文革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轨迹,<sup>②</sup>一种看法是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彻底颠覆了不同学术传统的合法性,同时也就颠覆了人们对本土学术的承传,传统变成为一个多余的负担。其实,对传统是否激进地颠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颠覆是否催生出新的知识形态和观念,它是否承续了传统的文脉并发扬光大。西方现代主义运动对西方传统的颠覆一点不亚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至于有西方学者断言,在文化史上有三种刻度来描述文化的变迁,第一种是十年时尚的风水流转,第二种是百年世纪的长时段缓慢变迁,第三种则无法用时间来衡量,它属于某种“灾变”,现代主义运动就属于这一类。<sup>③</sup>但西方现代主义之后,演变形成了新的知识形态,虽有断裂却没有完全丧失西方知识的文脉。反观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演变,似乎断裂大于传承,新知等同于西学,中西二元对立是一种取代关系而非融合关系。这就导致了許多潜在的危机:传统知识合法化的危机,此一危机又导致了深层的学术自信危机。

诚然,传统知识的合法化危机只是学术自信危机的一个层面,另一个层面则是当代学术本土原创力的不足。这个问题在吾友顾明栋教授的新作中有深刻的剖析。顾君在美国大学任教多年,谙熟于美国乃至西方的汉学研究,他在反思萨义德“东方主义”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汉学主义”

批判的问题。他尖锐地指出:

汉学主义大致上是西方人在与中国交往中处理各种中国事物并理解纷繁复杂的中国文明时所构思并使用的一种隐性系统,其中包含观点、概念、理论、方法、范式。由于西方一直主宰着世界的政治和知识视域,整个世界必须通过西方的眼光观察和消费中国知识。汉学主义也因非西方人对于中国文明的认知、观念和评价而更加错综复杂、丰富多彩。对中国的观察、中国知识的生产以及对中国的学术研究都受控于一种内在逻辑,它常常以我们意识不到的方式而运作,因此,汉学主义在根本上是一种中西方研究和跨文化研究中的文化无意识。(Gu 7)

作者用“文化无意识”来界定汉学主义的潜在规则,他揭示了汉学主义的一个内在张力结构,即所谓“他者殖民”与“自我殖民”的相互作用。前者是指西方汉学主义对中国研究的殖民,而后者则是中国学人臣服于西方汉学而自我殖民。最终形成了“汉学主义”内外合力的“共谋”。就中国本土学术研究而言,外指西方学者充满优越感和文化偏见的知识范式建构,内指本土学人自觉就范于西方汉学主义的范式。其要旨在于,西方汉学以科学研究和探求真理的名义来实施特定的意识形态,它宣扬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而让我们对本土文化自我贬低。就像国内晚近有学者指出的所谓学界的“汉学心态”那样,<sup>④</sup>中国学者似乎不知道如何来研究自己的文学或文化,而是要看西方学者是怎么做的,并以西方范式和标准来评价。

从导致本土学术自信危机的重重藩篱中突围,似有两个简单的选项,一是传统学术的复兴,所谓推陈出新;二是融合中西当代原创力的激发,所谓中西合璧。其实,我们从近代以来的不少成功突围的前辈学者那里,可以找到一些有益的启示。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是,最初极力反对本土传统知识的先知先觉者,往往是早年到欧美国家学习的人,通过中西知识体系的强烈对比,激发了革新陈旧知识系统取道西方先进科技的冲动。尽管本土也有一些恪守传统而抵御西学的人,不过

其声音似乎比较孤立和弱小。有趣的是,那些早年鼓吹新学新知的开风气之先者,有不少人都经历了一个中后期激进的学术转型,或是回国后逐渐转向传统,或是批判自己早年的偏激见解,或是尝试走中西融通的新路径。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性与民族主义关系研究中,有一个观察与这一现象契合,那就是开启那些后发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先知先觉者,多半是一批率先留学西方的人,他们发现了西方所以现代化的那些科技、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的新知,尔后引进本土并开启了艰难的本土现代化进程。但令人吊诡的是,也恰恰是这同一批人,在回到本土后,在其现代化的探索中,逐渐唤起了民族主义情怀,甚至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从而又开启了相反的抵制、批判、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进程。我以为,中国近代以来一大批早年留学西洋并鼓吹西方新知的人,回国后逐步转向传统,转向本土知识的创新和传统的复兴,因而做出了许多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学术尝试。我想,这些令人敬佩的前辈学者们远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前,就已觉知到了本土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信的问题,并身体力行地在自己的研究中探究如何摆脱本土学术的困境。这里有很多值得我们琢磨的培育和加强本土学术自信的经验 and 个案。

重建本土学术自信的路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实现从“无我之境”向“有我之境”转型,从“失语症”向“中国好声音”转变,任重而道远。从方法论上说,一方面要警惕学术上的“文化原教旨主义”,另一方面又要打破中西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就前者而言,传统知识系统的现代复兴是必由之路。传统知识是面对传统社会及其文化应运而生的,现代社会已全然不同于过去,它所提出的问题及其复杂性也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所以,传统知识系统面临着自身的变革和重构。这方面前人已有不少探索和经验,但仍需要我们进一步总结和创新。就后者来说,经过百多年的碰撞、融合和抵牾,西学在不同语境中也不再是原有的形态,它在中国语境中发生了很多变异和沉淀。更重要的是,传统对于当下的重要性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需要更多当下的“再发明”。面对西学在本土一个多世纪的沉淀已有所本土化的局面,复兴传统并不是简单地回归一个纯粹的、本源性的原教旨主义之根源,更不用说这个根源

其实并不存在。所以,我们必须抛弃非此即彼的中西二元对立逻辑,转而采取“both...and...”的新逻辑,即对彼此兼有的混合性传统的“再发明”。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其“发明的传统”理论中反复提到一个重要的思想,当下与传统的联系往往是“人为的”,“它们采取参照旧形势的方式来回应新形势,或是通过近乎强制性的重复来建立它们自己的过去。现代世界持续不断的变化、革新与将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部分构建成不变的、恒定的这一企图形成了对比”(霍布斯鲍姆 兰格 2)。换言之,霍布斯鲍姆指出了一个尖锐的对立,一方是迅疾变化着的现代社会,另一方是极力维系传统恒定不变的企图。显然,变化着的现代社会必然会使后一种企图成为不可能。于是,传统的“再发明”就成为顺应现代社会变化的必然选择。在此我想说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西学也已渐渐融入了本土文化,就像东汉末年佛教进入中国后慢慢融入本土,我们需要重新考量这些作为本土传统一部分的西学知识。

说到这里,好像离本土学术自信的问题已经有点距离了,其实不然!本土学术自信说到底还是本土学者对自己创造性工作的自觉,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学者在面对全球化愈加频繁的理论旅行时,他们要做的工作显然不只是回到一个安全的历史过去,而是立足当下并把过去的资源“再发明”为新财富。最后,我想用文化研究学者斯图尔特·霍尔的一个说法来结束本文。在谈到现代性的主体身份认同问题时,霍尔坚信认同建构乃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业已完成的结果。认同建构的要旨并不是回复到自己祖先的传统根源上去,而是面向未来重塑自己,因此,认同建构应该从一个刻板的回归模式转变为不断创新的自我塑形模式。他指出,认同建构的核心问题“不是我们是谁或我们从哪儿来的问题,更多的是我们会成为谁、我们如何重现、如何影响到我们去怎样重现我们自己的问题”(Hall and Gay 4)。我认为,本土学术自信力就源自于这个“我们会成为谁”的实践过程,尽管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要经历许多艰难险阻。

#### 注释[Notes]

① “同化”(assimilation)和“调节”(accommodation)两个概

学研究团队。

⑧ 参见程相占、阿诺德·伯林特、保罗·戈比斯特、王昕皓《生态美学与生态评估及规划》(中英对照版)第二章(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笔者在此想补充说明一点:由于种种原因,我并不认为我们课题组完全实现了最初的学术设想,比如说,我们没有像最初设想的那样在全书最后安排一个总括性的“结语”,每个学者从各自领域出发对生态美学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同时,我们四人之间的观点也并没有达到完全一致,因此,全书各章的观点缺乏完全的统一性。这是多人合作面临的困境之一。有鉴于此,笔者于2013年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生态审美的基本要点与生态审美教育研究”[项目编号:13AZW004],以期对生态美学进行更加深入、系统的研究。

⑨ 参见程相占“美国生态美学的思想基础与理论进展”,《文学评论》1(2009):69-74。

⑩ 相较而言,曾繁仁先生则在生态现象学的启发下,比较

重视吸收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想。

⑪ 参见程相占“论生态审美的四个要点”,《天津社会科学》5(2013):120-25。

⑫ 参见 Wang, X. and Cheng X. “Contribution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to Urban Planning.” *Int. J. Society Systems Science* 3. 3 (2011): 203-16.

⑬ H. B. 曼科夫斯卡娅“国外生态美学(上)”,由之译,《国外社会科学》11(1992):31-35。

####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柯金良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ur Common Future*. Trans. Wang Zhijia and Ke Jinliang, et al.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Press, 1987.]

(责任编辑:王峰)

(上接第49页)

念源自发生认识论创始人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他在心理学研究中发现,人的认知能力是在不断地同化与调适的平衡过程中发展的。在皮亚杰看来,同化就是解释者现有的认知图式对熟悉的刺激的接受,是以现有的图式来理解和解释刺激;调节则正相反,它是新的刺激引发了图式的调整 and 适应。参见 Piaget, Jean. *The Psychology of Intelligence*. London: Routledge, 2003. 8-9.

② 参见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334-56。

③ 参见布拉德布里和麦克法兰编《现代主义》(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导言。

④ 参见温儒敏“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文艺争鸣》7(2007):7-12。

####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2(1996):50-58。

[Cao, Shunqing. “Aphasia of Literary Theory and Cultural Pathology.” *Debat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2 (1996): 50-58.]

Gu, Mingdong. *Sinologism: An Alternative to Orientalism and Postmodernism*. London: Routledge, 2013.

Hall, Stuart, and Paul du Gay, eds.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London: Sage, 1996.

霍布斯鲍姆 兰格《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

[Hobsbawm, E. J., and T. O. Ranger.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Trans. Gu Hang and Pang Guanqun. Nanjing: Yilin Press, 2004.]

王国维“人间词话”,《王国维学术随笔》,佛雏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

[Wang, Guowei. “Ci-Poetry Commentaries in the Human World.” *Selected Essays from Wang Guowei*. Ed. Fo Chu. Beijing: China's Youth Publishing House, 1996.]

郑敏“新诗百年探索与后新诗潮”,《文学评论》4(1998):77-84。

[Zheng, Min. “One Hundred Years of New Chinese Poetry and Post New Chinese Poetry.” *Literary Review* 4 (1998): 77-84.]

(责任编辑:王峰)